

伪装成『名医』教授『夸大疗效推销药品 郑州警方摧毁一针对老年人进行网络诈骗团伙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我被骗了！我在网上购买了一种治疗脑血管病的药，我本来是轻度脑病，可以自己走路，但吃了两个疗程药后，病情反而加重了，现在站都站不起来，只能躺在床上。”近日，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接到群众电话求助，求助人是80多岁的田某。

郑州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迅速成立专案组，对求助人提供的内容进行核实查证。经初查，民警发现，田某从未与销售方见过面，问诊、推销、付款等都是通过电话沟通，在网上完成购买手续后，由快递员发货。

民警通过田某提供的快递信息、电话等，分析调查后发现，药品寄出地址是虚假地址，固定电话的装机地址也是人去楼空。本着不放过任何一条有可能涉嫌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线索的要求，专案组经分析研判，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位于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某公司院内的郑州某商贸有限公司。

经过连续15天的摸排，专案组掌握了该犯罪团伙的行动规律。6月9日，郑州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副局长耿钦庭带领专案组民警迅速出击，将郑州某商贸有限公司23名员工成功抓获，现场查获笔记本电脑、账本、话术单、银行卡、药品等相关涉案物品。

民警经讯问发现，该诈骗团伙经过伪装，针对老年人群体精准实施诈骗活动。该团伙在短视频等平台投放广告，广告中经过所谓的“专家”“教授”的专业讲解和“被治愈者”的“真实感受”来夸大药品疗效，一旦有人“心动”拨打购买电话，销售员便会采用固定话术进一步宣传夸大药品疗效，谎称药品可以有效治疗脑梗、偏瘫等脑血管疾病，通过花言巧语来取得老年患者群体信任，再以高于进价10倍以上的价格将药品出售。

该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成员年龄在23岁到40岁之间，主要以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主，这些“员工”上岗前均经过专业培训。其中，电话销售组（电销组）共两组，每组9人；重复购买组（复购组）4人。电销组主要负责前期与被害人联系，花言巧语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后开始推销药品，通过“话术单”回答各种问题；复购组主要负责冒充售后人员，进行电话回访，指导用药，继续骗取被害人购买。

“该诈骗团伙为了体现其‘专业性’，专门制定了‘话术单’。”办案民警介绍说，“话术单”内容涉及销售员在推销时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从开场白、问诊、引导产品、分析病情、展望康复效果，到几种“疑难问题”，着急问价、没有钱咋办等，均有固定话术。

经查，该案被害人涉及全国各地1970人，涉案金额400余万元。目前，2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刑事拘留。

宜昌警方侦破“暴力虚开”发票案

本报讯 记者刘志月 见习记者刘欢 实习生卢宇 短短3个月注册、购买42家空壳公司，在没有经营场所、未发生真实交易情况下，虚开发票近1.3亿元。近日，湖北省宜昌市税务局稽查局联合宜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全链条捣毁一个跨省犯罪团伙，抓获13名犯罪嫌疑人。

2021年9月2日，国家税务总局宜昌市税务局稽查局获悉宜昌某贸易公司存在虚报购进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线索，迅速向宜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反馈。

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利用疫情期间相对宽松的税收环境，钻法律漏洞，2021年以来，3个月内宜昌接连注册31家空壳公司（实际开业企业21家）。同时，该团伙还利用同样手段在重庆、武汉、恩施、深圳等地大量注册或购买空壳公司领购发票，通过“暴力虚开”非法获利。

办案民警介绍，“暴力虚开”是指通过设立空壳公司，不编造任何经营行为，简单粗暴对外虚开发票，大肆赚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2021年9月23日，宜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伍家岗区公安分局与市税务局稽查局联合成立专案组侦办此案。专案组通过侦查梳理案情，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人员构成、组织架构、运转模式，并详细掌控该犯罪集团的信息流、业务流等关键证据，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和社会关系。

同年10月18日，宜昌市公安局组织50余名警力及数名税务干部，分赴重庆、深圳、厦门、武汉等4省7地同时收网，一举捣毁犯罪团伙，当场抓获12名犯罪嫌疑人（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之后归案），现场查获7家公司成套的营业执照、大量公章、电脑、税控盘、空白发票、假发票、制作电子发票的软件等作案工具，扣押现金110万元。

在此基础上，专案组顺藤摸瓜、顺线追踪，通过案源扩展引出其他虚开团伙。据警方统计，这些团伙所涉案件共虚开发票44000份，涉及公司5000余家，涉案总金额超过30亿元，其中增值税专票0.18亿元，普通发票28.92亿元。

司机酒驾肇事后妄图换驾顶罪

本报讯 记者周青鹏 通讯员徐今 陈丽岩 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对一起酒驾肇事案提起公诉。该案中，吴某酒驾肇事后死亡，却让其女友刁某顶罪，妄图瞒天过海减轻罪责，最终二人均受到法律制裁。

吴某酒后开车带女友刁某出行，途中与一辆三轮车相撞，导致三轮车司机死亡。事故发生后，吴某想到自己是酒驾且无驾驶证，而刁某有驾驶证且肇事车辆手续齐全，遂让刁某顶罪，妄图瞒天过海减轻罪责，最终二人均受到法律制裁。

当地交警部门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提取了肇事车辆驾驶室位置撞击点上的DNA并调取事故现场附近视频监控影像，经过多次侦查实验，最终认定吴某为肇事司机。经过办案检察官多次讯问及释法说理，吴某和刁某承认了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认罚。最终，吴某因交通肇事逃逸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个月，刁某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团伙“流水线式诈骗”粉丝打赏冲榜 安徽天长警方侦破利用直播平台实施诈骗案件

男员工打造美女人设

今年6月10日，天长警方在对先前破获的直播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拓展研判发现，涉案人员曾使用过某直播平台实施诈骗。顺着这条线索调查，经营“众锐传媒”公司的罗某等人很快进入民警视线。

民警调查发现，今年1月以来，该公司在贵州省贵阳市利用“嗨兔直播”平台总代理权限，招募男员工冒充女主播物色男性客户，并以诱导观看直播和打赏的方式实施诈骗，数额达200余万元。

为了吸引男客户，该团伙为“美女主播”量身定制了不同身世和人设，具体到年龄、户籍地、居住地、家庭构成、成长经历、工作情况、情感情况等，都有详细“角色台本”。其中，有的设定是25岁医院护士，从小父母离异，跟随爷爷奶奶长大，除了上班，业余时间都用来兼职主播挣钱，为的是更好地孝顺爷爷奶奶；有的设定是年轻的离异妈妈，成长在重男轻女家庭，婚姻生活也非常不幸，但没有自暴自弃，正在努力经营服装生意。

“这些人设的共同点都是原生家庭不幸福，生活充满挫折，但是仍然乐观坚强，有责任感并且相信爱情，目的是唤起粉丝的保护欲，进而可以引诱粉丝在直播间打赏、刷礼物。”办案民警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受害人孙某就被这样的“美女主播”一个月骗走了27万元。据孙某回忆，他在婚恋网站上结识了一名女网友，自称受疫情影响，服装生意亏了本，只能兼职做主播挣钱。两人熟络后，其便以“直播业绩不好”等理由，让孙某在直播间为自己打赏冲榜，还承诺成为大主播后可以直播带货，改善两人的生活条件。直至案发，孙某都不知道在线上与自己聊天的“美女主播”，其实是该团伙的男性成员。

取得代理权入驻平台

发现案件线索后，天长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先后4次前往贵阳、厦门、长沙等地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经调查，“嗨兔直播”App由厦门星美播公司开发，而星美播公司的母公司为厦门某传媒科技集团公司。为获取非法利益，犯罪嫌疑人罗某等人主动与厦门某传媒科技集团公司联系，取得“嗨兔直播”App贵州省总代理权，以他人名义注册了“众锐传媒”网络直播平台并发展下线，各网络直播平台再通过该平台在多地招聘主播、运营人员，通过美女网络直播、男运营冒充女主播聊天、编造虚假PK、“打转正”等方式引诱粉丝为主播刷礼物从而骗取钱财，之

后由直播平台公司、网络直播公司、主播、运营按比例分成。

“从事网络直播的公司想要进入‘嗨兔直播’平台就要与星美播公司签约注册。罗某等人获取了贵州省总代理权后，贵州地区的直播公司想要进入‘嗨兔直播’平台就要跟他们签约，从而可以发展下线抽成。”办案民警告诉记者，厦门某传媒科技集团公司，星美播公司的经营者林某、曾某等人在明知签约公司利用“嗨兔直播”App，通过男员工冒充女主播，采取谈恋爱等方式诈骗粉丝的情况下，仍提供直播平台、技术支持和支付结算等服务，在贵阳市注册的11家网络直播公司，均在使用“嗨兔直播”App进行诈骗。

至此，围绕着“嗨兔直播”App这一直播平台，以罗某等人为首的直播诈骗团伙，以林某、曾某等人为首的为直播诈骗团伙提供服务的平台开发维护公司，以及为多家进行直播诈骗犯罪的签约公司同时提供服务的公司全部浮出了水面。

固定大量犯罪证据后，6月15日，天长警方在安徽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和滁州市公安局的指导下，抽调120名警力赶赴厦门、贵阳。在两地警方的支持下，对贵阳、厦门的12个窝点同时收网，成功将罗某、林某等169名犯罪嫌疑人抓获。该案受害人遍及全国31个省市，涉案资金高达3000余万元。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这些直播公司制定了周密的操作流程及客户维护方案、主播培训手册、水军操作手册等，指导团伙成员应对线上线下的不同情况，实施“流水线式诈骗”。

记者从“话术本”上看到，直播流程分4步走，第一步是“养号”，根据人设维护好各类社交软件；第二步是筛选“客户”，尽量选择工作乏味枯燥、没有接触过“美女主播”的人聊天，这样比较容易获取信任；第三步是深入沟通，在了解客户信息的同时把自己包装成积极向上、跟他有共同理想的人；第四步是切入直播间，新客户第一次进直播间要先稍微拒绝，增加好奇心，之后再让其进入直播间，加强互动交流。在直播间，“水军”要因人施策打配合，对新客户引导充值，对充值客户“捧捧”，让其找到存在感，之后与客户成为朋友，在打PK时带他一起“保护”主播，辅之以调侃、诋毁主播等方法拉仇恨，水军管家适时安排带有忧伤等情绪的歌曲，激发客户保护欲。

除此以外，直播公司还按照不同场景，梳理了各种打感情牌的技巧，比如在“朋友圈”发情话仅对客户可见，在直播间用小号假装自己的亲属表示对客户的关注等。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罗某等人对利用网络直播平台实施网络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均被天长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漫画/高岳



男子借直播平台推广之名诈骗多人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温壹

叶女士在浙江省乐清市经营一家茶叶店，为赶上电商直播经营浪潮，不熟悉直播操作的叶女士发布了某直播平台运营人员的招聘启事。不承想，本想抓住互联网流量红利的叶女士，10天被诈骗十余万元。近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此案，裁定维持了乐清市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

2021年1月6日，自称专门负责某直播平台推广的卢某来到叶女士的茶叶店应聘运营。初来乍到的卢某显得极为专业，要求叶女士准备7到8部手机，支付3万元“DOU+”运营费（直播平台官方视频推广费用）并聘请主播带货（主播佣金为每单销售金额的50%）。除无法提供多部手机外，叶女士均按卢某要求操作。

于是卢某在该直播平台上挂出标价为108元一个的红茶礼盒的商品链接进行销售，2021年1月11日至17日共售出1945单。其间，叶女士共向卢某支付订单佣金及充值“DOU+”费用16万余元。

然而，不久之后，叶女士发现这1945单均处于要求退款状态。原来卢某并未聘请任何主播，“DOU+”也仅充值了不到5000元，其擅自直播平台进行“一元秒杀”活动，1945单均是将108元的茶叶改为1元价格出售，制造虚假订单骗取提成和佣金。叶女士转给卢某的钱大部分被他用于个人消费。

经叶女士报案，2021年9月，卢某被抓捕归案。经审查，2020年11月至12月，卢某用类似手段向多人实施诈骗。2020年11月，卢某以直播平台推广、垫付货款等理由，骗取被害人蔡某62000元；2020年11月27日，卢某以带货主播要看资金流水，向主播显示实力为由，骗取被害人李某、徐某15万元；2020年12月18日至2021年1月7日期间，卢某以运营账号需要购买平台虚拟币或以低价出售“DOU+”积分账号等为由，分别骗取被害人邱某46162元、吴某12295元、熊某6738元。

经审理，乐清市人民法院判决卢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75000元。责令卢某退赔赃款，返还各被害人。一审判决后，卢某认为量刑过重，向温州中院提出上诉。温州中院裁定维持原判。

本案承办法官说，网红直播带货往往需要流量支持，于是平台顺势推出流量收费模式，为新商家、中小商家创造广告机会，增加新的商机，却被狡诈的犯罪分子利用，借着正规平台制造虚假订单骗取提成和佣金。本案依法惩治了犯罪分子，严厉打击了新业态形式下的犯罪行为，彰显法律指引、评价、教育等功能，为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 本报通讯员 陈思忠

“我想看你送我‘火箭’，带我去天上看美丽的星空”“多么希望有一天，你能像其他人一样开着‘车’来接我兜风”……

一句句直播间里的“动人情话”，背后可能是一个个“甜蜜陷阱”。

近日，安徽天长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嗨兔直播”App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案，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69人，缴获涉案手机256部，作案电脑170台，涉案银行卡75张，捣毁关联注册网络直播平台11家，涉案金额3000余万元。

美女主播以“奔现”为由索要打赏 江苏南京建邺警方打掉一个网络直播诈骗团伙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国武

“老公帮帮我！”“老公，加油啊！”镜头前的女主播卖力呼喊，打赏榜单上金额也在逐步攀升，谁也没想到这些与粉丝激情互动的女主播竟是诈骗团伙的一分子。近日，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打掉一个网络直播诈骗团伙，抓获涉案人员11名。

今年3月15日，建邺警方接到市民汤某报警，据汤某叙述，其在刷短视频时误入一直播间，后与该直播间女主播相识，并添加了社交好友，两人一直保持网上联系。“聊天时，对方言语中带着性暗示，且直接要求汤某到直播间为其刷礼物，以表诚意。”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汤某在女主播直播时多次为其刷礼物，对方表示可以与汤某“奔现”（在现实生活中成为情侣），并发了定位给汤某，但汤某并没有在约定地点见到女主播。

之后，该主播告诉汤某，想要见面还需要再刷个价值3000元的直播间礼物。汤某照做后，对方仍然没有出现，汤某再次联系对方时，发现已被对方拉黑，遂向警方报案。仅半个月时间，汤某前前后后刷礼物花费已达1.7万元。

接报后，南京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建邺大队经初步分析发现，该女主播幕后可能有专门运营团队，靠粉丝打赏、刷礼物诈骗。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团伙在成都、武汉、宁波等地均有活动迹象，且受害者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中。

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以公司化运营，旗下有多位女主播，统一由经纪人或主管当成艺人进行管理，且每个艺人配备助理。“这些‘助理’并非真助理，而是负责引流、运营的推手。一旦有人进入直播间，与女主播互动或打赏，‘助理’就会伺机加其好友私聊聊天，以‘奔现’等理由再将其引流至直播间，鼓动其刷礼物。”办案民警说，真正跟网友聊天其实是男助理，经常会从网上合成一些性感的照片或视频发给网友，控空心思吸引网友注意力。

经查，该团伙还会专门就如何与受害人聊天、如何骗受害人刷礼物等对主播、助理等进行培训。“针对一个女主播，他们还会建一个群，把受害人的基本情况、聊的内容等发群里，由‘助理’针对这些内容有计划地与受害人聊天。”办案民警说。

该团伙还会对受害人“画像”，对一些榨不出“油水”的人，往往不再理会；对一些有“油水”的人，则编银行卡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马智辉 刘津宁

王某到案后供述，自己在劳务市场求职时，一男子主动搭讪称有一份“轻巧又挣钱”的工作。王某按男子指示添加了一昵称为“太难了”的网友，并拉拢同乡申某、王某某、黄某一起，按“太难了”的远程指令在租住地接待不同售卡人送来的银行卡、U盾，配合售卡人完成人脸识别，转账支付后再送其离开，其他操作则由电脑远程控制完成。其间，“太难了”按日转账支付王某500元至800元，支付其他3人月薪300元，王某等4人也按其指示频繁更换租住地。王某说，后来已经知道自己从事的是违法活动，“但是需要钱，本想着再干几天就不干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抓了。”

法院审理后查明，2021年5月至6月间，被告人王某、黄某、王某某、申某4人为谋取经济利益，在明知银行卡及相应U盾和卡主手机，为上游网络违法犯

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4人合计帮助支付结算2143万余元。

此外，4名被告人在实际犯罪过程中互有分工合作，且均直接听从上游网络违法犯罪分子指挥进行接单、转账活动。其中，王某非法获利1万元，黄某非法获利2700元，王某某非法获利2700元，申某非法获利2500元。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4名被告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1年，并处罚金。

北京四中院对此案二审后维持原判。法官庭后表示，在网络犯罪链条化的背景下，上游犯罪和下游犯罪之间呈现产业化的结构关联，电信诈骗等网络犯罪不断蔓延，网络支付结算服务作为电信诈骗犯罪的帮助行为则是电信诈骗犯罪得以既遂的关键，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设立正是为了打击上述诈骗行为。

售楼小姐借口能拿低价房敛财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许卿卿 江晓越 售楼小姐以内部低价房为幌子，非法吸收存款4463万元。近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售楼工作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诈骗案进行一审宣判，两罪并罚，判处被告人梁某有期徒刑2年8个月，并处罚金90万元。

2019年1月至2021年5月，曾在多家楼盘从事售楼业务的梁某利用工作便利，以能拿到内部低价房而进行炒房为由，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向胡某等20人吸收资金总额4463万元，累计造成集资参与人损失535万余元。

2021年2月，梁某离职，且已无力偿还集资参与人的本金及高额利息。为继续骗取集资参与人信任，梁某隐瞒其离职消息，伪造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等领导聊天记录，继续骗取集资参与人信任，骗取资金942万余元，造成被害人损失358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某以炒房为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手段骗取他人资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分别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4人帮助电信诈骗支付结算获刑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马智辉 刘津宁

王某到案后供述，自己在劳务市场求职时，一男子主动搭讪称有一份“轻巧又挣钱”的工作。王某按男子指示添加了一昵称为“太难了”的网友，并拉拢同乡申某、王某某、黄某一起，按“太难了”的远程指令在租住地接待不同售卡人送来的银行卡、U盾，配合售卡人完成人脸识别，转账支付后再送其离开，其他操作则由电脑远程控制完成。其间，“太难了”按日转账支付王某500元至800元，支付其他3人月薪300元，王某等4人也按其指示频繁更换租住地。王某说，后来已经知道自己从事的是违法活动，“但是需要钱，本想着再干几天就不干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抓了。”

法院审理后查明，2021年5月至6月间，被告人王某、黄某、王某某、申某4人为谋取经济利益，在明知银行卡及相应U盾和卡主手机，为上游网络违法犯

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4人合计帮助支付结算2143万余元。

此外，4名被告人在实际犯罪过程中互有分工合作，且均直接听从上游网络违法犯罪分子指挥进行接单、转账活动。其中，王某非法获利1万元，黄某非法获利2700元，王某某非法获利2700元，申某非法获利2500元。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4名被告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1年，并处罚金。

北京四中院对此案二审后维持原判。法官庭后表示，在网络犯罪链条化的背景下，上游犯罪和下游犯罪之间呈现产业化的结构关联，电信诈骗等网络犯罪不断蔓延，网络支付结算服务作为电信诈骗犯罪的帮助行为则是电信诈骗犯罪得以既遂的关键，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设立正是为了打击上述诈骗行为。